

# 休有容譚延闓

蔣君章

## 譚都督同情革命黨

湖南都督譚延闓在二次革命被袁世凱免職時，他還不是國民黨籍，但是譚都督是舊式知識分子中的開明分子，傾向於國民黨，事實上和國民黨採取同樣的行動，是沒有問題的，因此，譚都



民元任湖南都督時之譚延闓

督之見忌於袁世凱是必然的。譚都督之同情於革命黨人，根據可靠的資料，早在光緒三十年。彭楚珩的湖南光復始末記，有下列的一段話。

「民國紀元前一年春（辛亥），譚人鳳、焦達峯兩先生，先後返省。焦達峯與湖北黨員聯成一氣，因湘鄂接壤，唇齒相依，苟鄂方事起，則湘省響應。嗣以漢口機

關破壞，鄂督瑞澂及湘撫余誠格，繳收新軍槍枝。誠格復指賈太傅祠為革命黨淵藪，派警監視。湘紳蕭榮爵、楊鞏等，暗請警道及長沙知縣沈瀛，羅織黨獄。幸值譚延闓先生以爭路事自京歸，誠格示以黨員名單。譚先生說謂：「若輩皆酒色之徒，不足畏懼」，得免於難。

按此年與譚祖安先生年譜不合。年譜，先生為爭路而北入京師，是在光緒三十四年戊申，八月尚在京，八月以後始南歸。則

爭路而歸云云，非事實也。根據年譜，辛亥年四月，各省諮議局懇請清政府提前實施君主立憲，先生以湖南諮議局長的資格，入京參加會議，中秋前三日出京，以時日核之，正與余誠格以黨人名單示先生時相當。又先生之同情於革命黨人，尚有較早於此的一件事，那就是光緒三十年四月，先生以朝考一等一名以翰林院庶吉士用，七月到職，不久，請假南歸。是秋，黃克強先生任明德學堂教員，祕設華興會，發展革命。王先謙攻之甚力，同志中有被捕者，詞連黃先生，巡撫陸元鼎密令捕之。時督練處主管及提學使，皆與譚先生交甚篤，以先生故，緩其行動，克強先生乃得脫。先生曾題黃先生手札，有云：

「甲辰，克強先生為明德學堂教習，密謀革命，所謂華興會也。事覺，乃匿黃溪家，揚揚若無事，臥讀書不輟，每飯三碗，其所刻印章名籍，皆在長沙府中學堂，黃溪乘興往，盡納與中以歸，數日稍懈，乃入聖公會。居久之，僑裝東去，僉壽臣（明頤）言是日故少緩之，使在事者得避去，若持之急，皆不得脫云。」（年譜光緒三十年甲辰）

由此，可知先生之同情革命黨人而庇護之，早在光緒三十年，故先生此時，雖非革命黨人，實早已同情於革命了。

武漢首義以後，不三日而三鎮底定，清廷起用袁世凱，由馮國璋、段祺瑞率一、二兩軍直撲陽夏，武昌垂危，黎元洪大懼，召集革命黨人開會。黎問：「倘瑞激張彪請兵，水陸並進，將若何？」且海軍尤利害，將退避何處？」鄧炳三答以退湖南。黎問：「湖南有何把握？」鄧答：「焦達峯已約下月初舉事。」由此，可知湖南起義，對鞏固武昌革命軍地位的重要性。時人論湖南之形勢云：「湖南處長江南岸各省之中樞，洞庭控其北，五嶺障其南，東接豫章，西通川黔，與鄂贛則如輔車相依，與粵黔則如咽喉相扼，形勢險要。……故湖南首先響應武漢，使黨軍無後顧之憂，粵、桂受隔絕之困，豫章、黔中，亦同受威脅，使各地同志得以紛紛響應，其意義之重大，實不僅使湖南一省脫離專制領域，且大有功於全國革命也。」故焦達峯等在湖南起義成功，武昌的革命軍得有保障。焦等在舉義成功後，略事部署，即出兵援鄂，與北洋軍鏖戰於陽夏之間者達數十日之久。由此，可知焦達峯湖南起義的成功，對武昌首義及其地位的鞏固，有其絕對的要重性。焦達峯不久遇害，由譚先生繼任都督，其支持武漢的努力，與焦達峯等，即其重要性與焦達峯等。我們談民國初年的風雲人物，實不能不談到譚先生對革命大局的貢獻。

### 功業動望超越前人

譚延闓先生是湖南茶陵人，茶陵雖在湘東南，但是清制是屬於長沙府的。他的故鄉是石狀鄉，但是譚先生的出生地是杭州，那是因為他的老太爺文勤公鍾麟先生那個時候是浙江巡撫。年譜云：「光緒五年己卯公生。是歲，文勤公五十八歲，自陝西巡撫五年任滿入都。十月調補浙江巡撫，加兵部尚書銜，十二月十四日卯時，李太夫人生公於杭州節署。公將生時，文勤公方寢，夢何文安公凌漢衣冠來拜，遽驚寢，公適生，因名曰祖安，一字組盒，亦字无畏，初名寶聯，後易今名。」世稱先生為譚畏公者，蓋由其无畏之字而來。

譚文勤公鍾麟是清季名臣，歷任知府巡撫、總督等方面大員，所至節省公帑，整理財政，省民疾苦，誅鋤豪強，積儲倉穀，以備災荒，在貧瘠荒旱省區，政聲尤佳。其在陝甘總督任內，正值左文襄公西平回亂。文勤担任後方勤務，糧餉無缺，而民無疾苦，極為文襄所稱道，至請命於清政府，特加褒賞，其治績之佳，由此可知。譚先生的生母李太夫人，是河北宛平縣人，早喪父母，與弟依世父同住，有賢名。同治十年辛未歲，文勤入朝，奉命任陝西布政使，以陳太夫人患病，不能隨至任所，聞李太夫人明慧而納聘之。卒於民國四年十一月，時在滬寓，而先生則服官桑梓，任湖南省長兼督軍，聞母疾馳返上海，而李太夫人已先卒，是為先生畢生最大的憾事。

譚文勤公任職浙江巡撫，始於光緒五年，至光緒七年，調陞陝甘總督，駐節蘭州，先後凡七年，至光緒十四年始以目疾再三乞養而離職。在

這一段期間，先生都在蘭州。七歲開始讀書，其啓蒙師為蘭州張寶齋先生，是一位長於文字學的老師，先生兒時雜憶詩云：「霜鬢龐眉一尺鬚，萬言撐腹註虫魚；薰籠圍坐聽閑話，更乞先生為甚酥。」由此可知這位張老師是長鬚龐眉而好說故事的飽學之士。十一歲時已習作制藝文字。年譜云：「丁亥，先公以目疾乞假，每上燈，獨坐籤押房，使人讀公事文牘畢，呼余及亡姊亡弟共坐室隅，各作破題一，或試帖二句，問日互易，皆先公口授。……有時不知書寫，則先兄從旁代書之，復誦無訛，則各與錢十文，乃起就睡。」由此，可知文勤課子之勤，且當作鼓勵，此亦舊式教育之新法，先生十歲時，已習作文，由文勤口授，次日書之，而由張寶齋先生評論之。

光緒十五年，文勤公受代，南至西安，由華陰楊叟針治，目復明，先生則從姚世貞受教。是年十月返抵長沙，居荷花池私邸，先生則從學於李少蘇，時年十一歲。文勤公家居休養，未及一年，湖南巡撫轉來清政府廷寄，問病狀，囑病愈入京。凡此都足示清廷對譚文勤的依畀之深。文勤在茶陵省墓後，即於是年十二月入京，先生仍在長沙從武陵陳春塢治學。

光緒十七年，清政府任譚文勤為吏部侍郎，時年七十，翁同龢與文勤交甚厚，知其目愈入京任官，為聯以贈之曰：「斯人一出世無比，君目再明天有功」。及文勤七十生日，翁復書一聯以祝之曰：「謝安舟楫風還起，庚信文章老更成」，蓋集杜甫詩句而成，以謝安的勳業和庚信的文章來比擬文勤，足證翁同龢對文勤公之推許了。是年

五月，先生始侍李太夫人至京。先生嘗自記己已立夏課題云：「此數文最爲先公所賞，嘗示友朋。翁文恭、徐頌師皆嘗來索看，吾亦常拜翁丈於廳事。」翁同龢日記中亦曾記及此事，稱許先生爲奇才。時先生年才十三歲耳。

光緒十八年，清政府任譚文勤爲浙閩總督，五月赴任，先生隨行。道出長辛店，李太夫人便謁先墓，其弟安清，相隨南行，居湘潭，爲娶室，後仍無嗣，先生參拜之。先生兒時雜憶詩，有云：「相逢姊弟歎無家，雪涕親斟飯後茶，說與痴兒知外氏，長辛店北路三叉」，蓋即記此。是年七月，先生同長沙，應童子試（即考秀才），入府學爲附生，試畢仍回福州，從陳春陽、姜竹軒兩先生受教。翌年，清政府舉辦恩科鄉試，先生又返長沙參加，試畢仍回福州。二十年，即甲午年，是中日戰爭發生之年，文勤先調四川總督，未及赴任，改任兩廣總督，蓋重海防也。是年先生又回湘參加鄉試。翌年，文勤蒞粵督，先生則與南昌布政使方右銘之女結婚，時先生年十七歲，方右銘是直隸清苑人。光緒二十三年六月，先生回鄉應試優貢，以第二名高第入榜。八月應鄉試，仍不售。回廣州，從南海丁伯厚受課時藝，光緒二十五年，文勤公被召入京，乞假省墓，先生隨行，省墓後先生仍回粵從丁伯厚學如故。文勤自奉召後，即乞假南歸，住長沙故居，先生隨即返家，從劉采九受教。是年，文勤公八十歲，不稱觴。翌年鄉試，先生中試第九十九名舉人，時先生年二十四歲，是年龍絨瑞與溪創明德學堂於長沙，胡子靖任校長，先生應邀參加，共董

校事，李太夫人命出資助之。龍氏並創正經學堂，先生亦經常出資爲助，是爲先生從事於學校教育之始。

光緒三十年，先生赴開封應甲辰科會試，試畢即歸，榜發，以第一名入選，是即所謂會元，爲湖南二百多年來的第一次會元，故王闓運湘綺樓日記中盛稱之。此後，科舉取消，改由學校訓士，故先生實爲末科會元。是年四月，入都應殿試，以二甲第三十五名賜進士出身，朝考一等第一名，遂爲翰林院庶吉士；七月到職，不久告假南歸。翼護黃克強先生脫險，即在此時。譚長公對於清朝政府所給的職務，似乎都不感興趣，翰林院庶吉士雖就而不久告假；後來在辛亥年爲了要清政府縮短立憲的準備時期而入京，時宗室奕劻爲內閣總理大臣，滿人那桐與漢人徐世昌爲協理大臣，內閣下設五個局，徐世昌要他擔任一個局長的職位，先生亦不就。由此，我們可以理解先生雖然是滿清政府科場得意的人物，但是他似乎立志不做滿清政府的官，這和他同情革命黨人的意志是一貫的。

光緒三十一年，先生年二十七歲，那是他痛苦的一年。是年，他的尊人文勤公逝世，先生爲撰行狀，歷述其服官經過與愛民剛毅等特性，從行狀中，可知先生兄弟五人：長寶箴，附貢生；次寶符，早卒；先生行三，翰林院庶吉士；四恩闈，從一品蔭生；五澤闈，兵部郎中。先生以下三兄弟，皆李太夫人出。兄弟五人中，先生之科舉功名最高，其後德業亦最高，蓋繼文勤公之科名勳業者惟先生一人。先生後來任國民黨中央常

委，國民政府常務委員、主席，卒時的職位是行政院長，其勳望猶在文勤公之上。譚文勤公是道光二十三年提學試第一入州學，明年補廩廩生，二十九年鄉試中式，咸豐六年會試中式，賜進士出身，致翰林院庶吉士。父子翰林，誠科舉場中的佳話了。文勤公享年八十有四，但先生享年則僅五十二歲耳。先生的處世爲政，得到文勤公的身教者甚多。

根據先府君行狀來分析，譚文勤的爲政和處世的特點，略有下列諸端：

1. 直聲 同治元年派任湖北鄉試副考官，湖廣總督官文以施南府在清無舉人中式，主張別出試卷，援引邊郡例以便利之。試官皆稱善，文勤堅持不可更易舊章，他說：「安知施南府終不舉者？而苗疆例之！」是科施南籍舉人被錄取者凡七人，官文因此大慚。同治三年，宗室恭親王受旨嚴譴，罷議政王，下九鄉科道議罪，諸親貴大臣，都主張：「先有成勞，宜得免議。」依次請與議者簽名。至文勤，閱其稿，抗言不可。他說：「朝廷惟有所疑，故令集議，奈何首鼠持兩端？某不具名。」退而具奏，謂：「恭親王召對之時，語言不檢，自蹈愆尤，誠不得爲無罪，經天威震疊，必當愧悔，海內多事，全賴上下一心，共資康濟，而懿親爲尤甚，若廟堂之上，先啓猜嫌，根本之地，未能和協，駭中外之觀聽，增宵旰之憂勞，於大局實有關繫；至用舍之權，操之自主，非臣下所敢議。奏成，爭欲聯名者四十餘人，帝大悟，仍用恭忠親王直軍機，用平大亂。其正直率類此。

2. 不畏強禦 在杭州知府任內，時值大亂之後，悉心恤流亡，理獄訟，清賦稅。豪強徐正魁、張桂林等，橫行鄉里，擅殺，公奪良家婦，不法多端，人人側目，文勳誘捕之，將置之於法。謂徐黨羽極衆，急恐生變，文勳不從，終置之於法。法租廣州灣，其所索幾盡吳川、遂溪兩縣，且及東海、碇州二島，文勳堅持不許，僵持一年，吳川縣民組團練以拒法軍，文勳則遣軍五千助之。光緒二十五年，清廷派廣西提督蘇元春至廣州灣議界，文勳指示可許與不可許諸事；及元春與法開議，悉遵法方要求，文勳疏勸之，清廢約。會遂溪縣民團與法方衝突，傷其渠，法向清廷要求，必斬知縣。文勳電陳自負其責，與知縣無關，並以法兵槍殺百姓，請清廷要求賠償。其不畏強禦之精神，大率類此。

3. 重秩序 在兩廣總督任內，盜賊橫行，吏治不修，綱紀廢弛，貪虐成風。諸不法者，文勳一一繩之以法。他了解廣東諸爲非不法事之肇源，厥爲賭博。他說：「粵患盜多，非民性然也，充欲倖獲之心不至爲盜不止，則賭爲之也。終歲捕斬以千計，而盜不少戢。此非禁賭不爲功。乃革除舊日定制的賭餉，盡封賭館，犯必嚴懲，其變相的賭博，亦嚴禁之。終其任賭禁不弛。其爲政重根本，大率類此。

4. 尚仁義 文勳爲政，崇法務信。粵有關商之制。關商者，覆鄉會試者姓名，聽人射之，多中者勝，亦賭博之一也，文勳惡而欲禁之。但以關商納餉，部不准禁。其商有獨佔權，每六年易一次，諸欲爲關商者，競送賄賂於當道，往往爲

賄多者所得。文勳下令，欲爲關商者，須輸一百六十萬，總督以下，不得更索一錢。輸不如數，而逾規定期限者，則先輸之資沒收。或以爲過嚴，文勳則曰：「固知之，不如此，不足以示信；粵人久虛視文告，競思以他途進，吾所爲亦使知法不可嘗試也。」廣東對外貿易，繁於他省，交涉甚多，文勳對此，一以法理與條約爲據，保毫

不肯遷就，雖恫喝亦不退讓。此其崇法尚信之例。5. 忠與義 廣州灣交涉文勳疏勸蘇元春無結果，知國事已不可爲，乃稱病奏請辭職，先後凡五次，清廷最後給假兩月養病，並令赴京陛見。光緒二十六年春入京，請開缺。時拳亂已起，清政府中重要官吏都敦促離京。文勳卻之，他的理由是：「明知無官守，留無益；然常爲大臣，親國難，忍先去耶！」這是他對清政府的忠和義。

有一個文勳舊日的同年生劉某，歿於京師，文勳歸其喪於家，並爲之經紀，晚年更修葺其墓。福州將軍卒，子幼，負公私債巨萬。文勳以署任所入代償，有餘悉以爲贖。將吏有勞動，死無以歸，必厚贈賻金，存活其妻子，如是者凡十餘人。視僚屬若子弟，惟用其長，不以喜怒哀進退。這些都是文勳的忠和義的例子。

文勳的身教，對譚畏公的服官、治事、處世、對人，樹立了很好榜樣，發生了極大的作用。惟文勳性嚴，先生則易以溫和，是其異耳，故事，父母之喪，均稱丁憂，應辭官守制。譚畏公本未居官，故在丁憂期間，任長沙中路師範監督（相當於後日的校長）。翌年，葬文勳於善化白泉

荷葉塘，湘省名儒王闈運爲撰神道碑。服闋，照例應參加翰林院散館考試。時岑春萱任湖南巡撫，以湖南教育不可一日無先生主持，特奏請免。由此，可知先生當時在湖南教育界的地位之重要。年譜云：「張筱浦時莞學務，有關教育大計，悉就公諮而後行；風氣日開，而莘莘學士，翕然從風矣」。蓋記實也。

### 翼護黃興安全離湘

光緒三十二年，湖南鐵路公司成立，聘先生爲諮議官。時張之洞以鐵路商辦，集資不易，進行遲緩，改爲官督商辦。翌年，張之洞由湖廣總督調任軍機大臣，兼管學部及督辦粵漢鐵路。乃召集郵傳部及三省督撫，任事官紳舉行會議，湘省推先生爲代表，三十四年入都議事。時湘人主先辦株韶段，張之洞則勸湘人不必爭，先生對此頗不贊同。南歸後，適黃興革命案發，先生翼護之，使得安全離湘。

清政府鑒於各地革命起義，不斷發生；而君主立憲派則主張仿英國制度，實施君子立憲，其說亦不鏗而行，思有以阻撓而緩和之；乃倡準備君憲之說，於中央成立諮議院，於各省成立諮議局，並派五大臣出國考察，其所謂準備期間，則定爲九年。光緒三十三年下令各省，一律於一年內組成諮議局。湖南的諮議局，成立於光緒三十四年，議員八十二名，局長由議員選舉，以得票過半數者爲當選人。選舉結果，先生當選爲局長，足證先生在湘人心目中的人望之高。時先生年三十歲。

宣統三年，各省諮議局以預備立憲期限九年，實為太長，紛起要求縮短，主張在京召集聯合會議以請求之。是年四月，先生入都，參加此項會議。但清廷堅持原議，不欲改變，故會議並無結果。時清政府任命徐世昌為內閣總理協辦大臣，徐欲以局長職位昇先生，先生拒之，即行南返，其阻延余誠格巡撫搜查賈太傅祠的革命黨人，即在此時。八月十九日武昌首義，湖南革命黨人焦達峯等於九月初一日起義於長沙以響應之，湖南遂告光復。衆推先生為都督，先生卻之，於是焦達峯為都督，陳作新副之。時北洋軍已進攻陽夏，焦等乃起湘中之師赴援。時立憲黨人在湘亦頗有活動，並無成就；及湖南光復，湘師北援，乃造作謠言，謂武昌有協餉數十萬至湖南，為都督所控制，不發給新軍，而專門接濟會黨，因而造成新軍與焦達峯之間的誤會，新軍紛紛索餉，焦達峯與陳作新親與懇談，以誠相感格，但無效，二人同時遇害。湘人乃擁至先生寓所，環請先生就都督職，以免地方糜爛。先生以桑梓安危所繫，慷慨受命，時距湖南光復僅十餘日。先生就任後的第一件事，是嚴禁濫殺與報復。以先生德望之重，不逞之徒，知所警惕，秩序賴以安定，仍遵援鄂政策，湘軍不斷北上，參加陽夏的保衛戰。黃克強先生所指揮的陽夏鏖戰，其主力部隊，以湘軍佔重要地位。由此，可知湘南光復及潭長公繼焦達峯而任湘南都督，對鞏固武昌革命基地的重要性。

### 真切認識革命局勢

先生就任湖南都督後，發表通電甚多，其中有文獻價值者亦不少，茲錄數通如下：

#### 1. 贊成全國聯合會議與統一紙幣發行之通電

(銜略) 此次各省起義，宣布獨立，係對滿廷之獨立，非各自為政也。現在大江南北，悉就範圍，海軍抒誠，已得全數，民國宗旨，同主共和，則獨立二字，尤乖名實。不獨中山來電，外人疑難，或因此團結未堅，內則分裂以省界，外則相侵以列強，殊非新中華民國所宜。同是炎黃子孫，斷不能稍有畛域，前蘇州程都督全國聯合會議，湘省已極贊成；惟現在北虜未滅，亟待攻討，除軍事進行應由各省聯合計劃外，廣東胡都督統一財政之說，實為切要之圖，所謂各省先行預備金，組織總機關，發行民國紙幣，各省一律流通一節，於餉源關係尤鉅；惟設立地點，發行額數，各項預備金若干？自應亟電鄂軍政府議決，仍希各省協同力進。以偉大民族，共建偉大國家，雄視五洲，當無倫比。」(下略)

#### 2. 與鄂軍規復荆襄通電

「民立報轉各都督各軍政分府、各報館公鑒：敝省以荆襄據武漢上游，為湘蜀門戶，軍事計劃，在所必爭；故派王統領正雅率領往取。十月初六日，與滿兵戰於沙市附近之草市，陣斃敵軍官一員，兵卒數十名；傷百數十名，奪獲槍械數十件，繡龍黃綾鐵甲一具；我兵雖有受傷數人，無喪亡。同時，鄂軍出取襄陽，軍隊亦甚得手，反正部隊，至十三日午後六時，會

同宜昌軍司唐繼支，分擄荊州東北門，王攻西南門，鏖戰至次晨九時始停。是役，王統領為流彈中腿，猶裏創親自督隊前進，敵兵死百數十，傷三百餘人。自是，王軍遂駐紮門外，不時搏擊，敵兵盡投降，獲槍二百桿。是夕，王統領領銜自盡，襄陽道喜齡全家自盡，王統領在南門外行營受降，敵兵自佐領以下均叩頭求活，繳槍七百餘枝。都統聯魁放砲跪迎，叩頭求活。所有槍枝器械，悉數繳存，現今王統領籌辦善後事宜。從此光復蜀湘鄂，聯絡一氣，北伐無左顧之憂矣。湘督譚延闓江」

#### 3. 湘桂聯軍北援並建議粵閩軍攻津電

「：湘鄂一家，安危同繫。現在桂軍已於初七日在永州出發，兼程赴敵。數處已電請廣東胡都督、福州孫都督，整頓海軍，連合吳湘軍艦，直攻天津，以擊敵兵之尾；並請孫都督練派精兵，由海道來援；電請貴州楊都督，出兵銅仁，與我軍會合，取荆襄，出沙洋，以擊敵兵之腰；更電桂林沈都督、南寧陸都督，加派老練之兵，與敝省會師，剋期赴援。尚望堅守武昌，以圖合剿，決不稍存畛域，貽誤中華大局。」(辛亥十月初九日)

#### 4. 電鄂陳戰略意見

「此時荆襄既為我有，敵窺伺南京，擾我腹心，我軍自應猛力進據河南，西進陝西，南扼漢口一帶，抄出敵兵後路，則漢口不攻自破。再用支隊遊擊山東，而後會師北進，則南京可以無虞，賊亦有瓜熟蒂落之勢，天下可定也。」(辛亥十一月初六日)

5. 荊州善後問題電

「頃接王統領正雅電稱：二十八日，滿將聯魁親實印信呈繳，突求暫留駐荆，保全旂衆殘喘。：其要求者：（一）發恩餉，（二）給出境謀生護照，（三）擬佃原有公田。竊荆防男女，數逾二萬，老稚文弱居十之九，生計之窮，已達極點。既允納款，亦係蒼生，安插保全，誠屬難已。無如待拯既多，需款必重，身居客位，何敢自承？乃力勸滿降，以救全城漢滿生命，比國神父馬修德代為請命，語極誠懇。又沙市商團，亦倚雅軍自安，求分隊駐沙，保全秩序，自三至四，情詞俱極悲抑，應之既無其力，拒之實又不情，應請公示以方針，俾得遵守。如令雅暫留，則希電知武昌，加給照會，許以便宜，庶在雅可免主客之嫌，而在滿可宏生成之德。」（辛亥十一月初六日）

譚畏公自接任湖南都督後，對外通電甚多，上面所錄，僅為一部分。但在這一部分電報中，我們可以理解譚氏對推翻滿清政府的革命運動之認識的真切，絕不如被任都督以後的黎元洪仍首鼠兩端，狐疑不定。其對援鄂之努力，除盡湖南省本身的全力外，並電約其他各省，盡力增援，對保全武昌，可謂已盡最大之努力。其派軍進取荆襄，絕不是乘機擴充地盤，而是為了打通東川，腰擊北軍，並為北伐軍闢一通道，完全是為大局着想。而其在荆湘軍之行動，一一請鄂軍政府決定，以明主客之分。這尤其是譚畏公處事的分際。按荆州滿兵問題之情形，電陳鄂軍政府後，鄂軍政府即定大綱，以資救濟。其辦法如下：（一）

無財產者，均按甲酌給謀生費若干元；（二）無財產者，除與以必要生計費外，其餘財產均歸民軍保護；（三）凡護送出境者，由民軍指定地點，分散安置；（四）准其隨地佃田耕種，不必指定公田。荆州二萬多滿人的生計，總算得到了解決，這都拜的是譚畏公的德澤。由上所述，可知譚畏公雖然出身於閩閩之家，雖然是滿清科場的得意人物，早年並未從事於革命運動，但其立志不作清政府的官，而致力於辦教育，開風氣，得便則予革命黨人以翼護，自任湘督以後，即矢志站在革命陣線，與清為敵，可知他對革命運動，早已傾心，從他的行動中，已有一貫的線索可尋，則其此後之獻身革命，正所謂其來有自了。

擁護國父舉義討袁

各省紛派代表，組織聯合會議，那便是後來參議院的前身，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就是由各省代表選舉的，臨時政府的組織大綱也是各省代表通過的。在臨時大總統選舉之前，先有中央大都督的建議，嗣又有中央大元的建議。黃興百戰功高，大家都屬意他為大元帥；鄂省首先舉義，黎元洪遂被推為中央大都督。在陽夏保衛戰中，湘鄂兩方，頗滋誤會，鄂方對黃興指揮不滿；黃興對鄂軍應援與作戰均不力，也表示不滿。及臨時大總統人選問題發生，黎元洪之呼聲甚高，及國父致電民立報，亦推黎元洪，革命黨人頗示異議，民立報發表此電時，加以按語，一方面贊揚國父的謙德，一方面表示總統問題，將由民意解決，自此連日發表社論，主張臨時大總統，非革

命運動之創始人莫屬。江蘇都督程德全通電全國，籲請 國父返國，組織臨時政府，謂「中山先生為首創革命之人，中外人民皆深信仰，組織臨時政府，舍伊莫屬」。及滬軍都督陳其美發布孫先生返國的通電，譚氏首先通電歡迎，謂：「聞公到滬，飛電傳來，巨躍三百，謹代表全湘百萬生民歡迎，先生萬歲，中華民國萬歲」等語。由此，可知譚氏並有贊成孫先生為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之意。自此，各省都督、軍政分府以及省議會等，相繼通電，一面歡迎，一面擁護。譚氏此電，雖非創意，實早已存之於心，故立即響應，形成新總統人選的一致呼聲。

各省獨立以後的都督，都是按照同盟會的規定，經由各省紳耆議會等推舉。譚畏公之繼任湘都，也是這樣的。及 國父辭臨時大總統而由袁世凱繼任，袁世凱為了要把各省由推選產生的都督，置於其控制之下，乃改由政府任命。民國元年七月，正式任命譚氏為湖南都督，這是袁世凱注意湖南和密謀湖南之始，時湘省在體制上雖經劇變，但是未經戰亂，人民安居樂業，商旅往來如故，故賦稅收入漸增，此殆為袁世凱窺伺湖南的另一原因。譚氏以湘人而治湘，故一切以安民為根本，凡事持以鎮定，故桀傲恃功者雖有異謀，終能消除於無形。又鑒於兵多餉重，民衆負擔加重，故裁兵以節餉，以輕民負而裕財政，其求治心切，由此可知。大體上民黨都督，都認為法律與政治體制，足可制袁世凱之野心有餘，故不再恃兵力以爲抵制，如柏文蔚任安徽都督，亦如譚畏公之治湘，以裁兵節餉為要政。初不料袁世凱之



野心，絕非法律與制度所可約束，民黨都督之裁兵，求治固屬必需，對袁反而自毀實力，授以可乘之隙。民國二年七月，長沙泐潭寺軍械局突然發生大火，焚燒三日三夜，所存軍械，焚棄殆盡，這是袁世凱對付湖南都督的顯著陰謀。

先是，二年二月間，宋教仁被刺於上海北火車站，國民黨即有討袁世凱之議；至五月間，宋案的幕後主使者是袁世凱，真相大白，國民黨討袁運動，發展益為激進。七月十二日李烈鈞在湖口舉義，十五日黃興在南京宣布獨立，十六日滬軍推陳其美為討袁軍總司令，皖、粵、閩繼起討袁，是為二次革命。長沙軍械局之大火，即發生於七月，其為袁之陰謀，顯然可見。譚畏公權衡局勢，實力損毀已多，發兵勝算難操，但不發兵則義所不許，乃於是月二十五日舉義，即出兵援贛，惟湖口已敗，湘軍只能與後退之贛省義軍取得聯繫而已。各省義軍相繼失敗，譚畏公以一鎮靜處之，尚能相安於一時；但袁世凱對湘是絕對不會放鬆的。十月間，袁世凱命湯薈銘至湖南查辦，譚氏聞知其用意，乃令湯薈銘代理都督，留品苾籌辦理交代，乘江艦離長沙。文武官吏、紳商各界以及學生等，自動至江干相送，有為之泣下者。時黎元洪已被選為副總統，仍兼鄂督，派巡艦迎先生，先生在武昌勾留若干日，遍遊附近名勝，然後乘平漢車北上。

時熊希齡任國務院總理，知先生入京，派車迎之，即寓於熊宅。袁世凱雖已免譚氏職，但銜之仍深，視其陸軍上將銜，先生固不以為意也。翌年二月出京至青島，旋返滬，省視李太夫人。

先生對青島之環境，相當歡喜，乃於次月復去，買西人宅，為將來久居計，事訖南行，與舊日友好俞明震兄弟及呂苾籌遊杭州。四月遷住青島，舊日師友陸潤庠、趙爾巽、徐世昌等皆寓青島，時相過從，頗得交往之樂。是年八月，歐戰爆發，日本藉英日同盟之名，對德作戰，將攻青島，先生乃取道陸路，經濟南、南京等地，重返上海，以習字為日課之一，臨麻姑仙壇記二十遍。先生此後書法，遂以顏字為宗，時先生年三十六歲。翌年，李太夫人六十正壽，親舊多來祝嘏，衡陽曾農髯亦遠道來。是歲十二月，先生師陸潤庠逝於蘇州，先生特往弔祭之。是年習麻姑仙壇記甚勤，多達四十九遍。

民國五年，胡漢民亦在上海，自春至秋，先生與胡先生過從甚密。國父在是年三月間，亦自日本返國住上海，策劃討袁運動。先生因胡先生之介，得謁國父，是為先生親聆國父言論之始。袁世凱之帝制自為，先生反對甚力，曾致電袁世凱責之曰：

「自帝制發生，國人皆知禍至之無日，忠告已多，未聞聽納。遂至五國警告，滇桂舉兵，民怨沸騰，親離眾叛，財匱於內，兵禍於外，禍在肩睫，無可諱言。若使兵連不解，生靈塗炭，強鄰責言，勢所必至，國固不堪，公亦無幸。……今日之事，與其以兵力解決，寧公自解決之。公若以救國為心，民意為重，則宜退位，翩然遠行，國家之任，還之國民；是非之公，付諸後世。國人感公高義，必無後患可言。為國計，為公計，無逾於此者……」

先生這通電報，善人盡善言而已，但亦以見先生身雖在野，對國家前途，關切至深。是歲六月六日袁世凱愧憤而死，黎元洪繼任總統。黎在武昌危急時，得譚氏之助，至此明令任為湖南省長兼督軍。八月二十二日至長沙就任，時先生年三十八歲。先生重主湘省軍政，一本初衷，以裁兵節餉，減輕人民負擔為第一要政。時湘軍本有四師，譚氏縮編為兩師，一、三兩師合為一師，以陳復初為師長，二、四兩師合為一師，以趙恆惕為師長，這是先生任職後不到一個月的事情。先生之赴長沙就職，李太夫人等仍住上海，至十一月李太夫人病危，先生得訊，趕回上海，則已不及與太夫人見最後之一面了，風木之痛，實為先生內心最大的遺憾事，是年十月黃克強先生逝世，先生挽以聯云：「當世失斯人，幾疑天欲亡中國；遺書猶在篋，此行吾愧負生平。」十一月蔡鏐亦逝世，先生挽以聯云：「天地一英雄，出死入生，提挈河山還故有；邦家兩愁慘，眼枯淚盡，艱難身世復何言！」意又未盡，故又挽云：「心事如白日青天，遂使貞誠回幻運；家國正風濤雨晦，况兼孤露哭餘生」。家國與故舊之痛，溢於言表了。

翌年六月，先生在長沙召集上校以上軍官開會，宣示湖南此後之宗旨，為保境安民，是殆自治之濫觴。先生之所以出此，是因為北方政局，頻起變化，先是政府與國會之間因參戰案而發生衝突，黎元洪站在國會這一面，免段祺瑞國務總理職，段則以國務總理名義通電各省，引起督軍團之叛變，安徽倪嗣冲首倡獨立，河南、陝西、浙江繼之。黎恐，欲藉張勳之力為折衝，而張至

京則擁護儀復辟，迫黎元洪解散國會。段祺瑞起兵馬廠，擊敗張勳，仍掌大權，黎無奈，讓總統位於馮國璋；於是對德宣戰，勢在必行，段祺瑞乃得日本之大借款，以謀武力統一。如此，湘省首當其衝，故為保境安民說以全湖南。但亦深知保境安民不足以抵制北洋軍之侵入，故令劉建藩為零陵鎮守使，以留與南方呼應之餘地。

國會既被解散，議員紛紛南下，集會於廣州，舉國父為大元帥，這是護法運動的開端，南北對峙之局已成。國父就任大元帥後，以護法為號召，劉建藩即於此時通電響應，宣告自主，便是先生預先的部署。九月，先生卸職赴滬，馮國璋令傅良佐督湘。其時護法軍由譚浩明為總司令，北出零陵，下長沙，傅良佐走避，段祺瑞亦去職，而湘人望治心切，北洋政府乃重命先生督湘，先生拒之，於是張敬堯兄弟的北洋軍入湘，張敬堯且繼任了湖南督軍，湘民自此入水深火熱之境了。

譚畏公卸任湘督後，赴滬家居。民國七年二月，國父手書先生，促贊助護法。先生應命赴粵，經桂返湘，過武鳴時，廣西督軍陸榮廷宴先生於其家祠。陸榮廷、譚浩明等廣西籍軍人，對大局實有控制的力量，國父後來辭大元帥職，即係受制於陸等之故。後來非常國會修正軍政府的組織，改設七總裁，國父與伍廷芳均不就，以不合作的態度以制裁之。先生離武鳴後，過蘇橋，宿於同年張其煌子武之家，並相偕入湘。張其煌在譚畏公湖南都督任內，曾任軍事廳長，故對湘省軍人認識甚多，由他同行，對譚畏公的

幫助甚多，時北洋軍之進入湖南省者為吳佩孚所部，攻勢甚銳，陷長沙，下衡陽，零陵湘軍，正舉行會議，將撤守永州，禦敵嶺外。譚畏公亦無如何，但張其煌獨不以為然。他建議由他將三百人守零陵為疑兵以張聲勢，而令諸軍從容後撤。吳佩孚長趨南下，未遇勁敵，及至永州，驟見陣容嚴整之張其煌所指揮的湘軍，認為強敵，不敢輕進。張乘間移書吳佩孚，約定兩軍劃地而守，並陳以利害，使明形勢。張子武是天下聞名的才子，吳佩孚心儀已久，夙重其人。自此兩人結為兄弟，吳佩孚主張自衡陽撤軍，通電全國，主張南北和議，殆亦為張其煌的建議。自此，吳之聲名藉盛，張亦死心塌地的為吳效勞，最後葬身於北伐軍追擊吳軍於豫鄂邊上的構林關。譚畏公以詩弔之，有「平生誤感恩」之句，蓋悲其遇也。民國七年之南北和議，南方以討論陝西靖國軍問題為中心，此項會議即由此而來。當先生頓旆零陵時，方夫人卒於上海，先生聞耗，素食百日，自此終生不談續弦之事，先生真性情中人，時先生年四十歲。是年九月，馮國璋代理總統期滿，所謂新國會選徐世昌為大總統，段祺瑞亦免內閣總理職，但政府大權，仍受段之操縱，北洋政府仍是換湯不換藥的老模樣。

吳佩孚北去以後，湘人張敬堯兄弟之暴虐無狀，湘軍乘間北進，趙恆惕、魯滌平長趨進擊長沙，易家灣一役，激戰最烈，趙恆惕軍攻長沙克之。這是民國九年的事情。譚畏公跟着進駐長沙，復任湖南省長兼湘軍總司令。時北洋軍馮玉祥部尚駐湘西，先生以協餉使其北返，湘省全境自

此為湘軍所控制。那個時候的湖南，將驕兵悍，吏盡官詐，而湘人則望治心切。譚氏處此情勢之下，發揮了他處置問題的長才，他宣布湖南自治，軍民分治，省長由選舉產生，並把省長職務由省議會選舉議長林支宇代理，而把總司令職務交給趙恆惕，把全省軍隊仍然合併為兩個師：第一師師長由宋鶴庚擔任，轄賀耀組旅（第一旅）、唐生智（第三旅）、黃輝祖的砲兵團、何鍵的騎兵團；第二師師長為魯滌平，轄劉錕旅（第二旅）、唐榮陽旅（第四旅原為鄒序彬）、戴岳的砲兵團、葉琪的騎兵團和新成立的劉風的補充團。他自己則解職赴滬，暫作寓公。宋鶴庚和魯滌平兩位師長，都是對譚畏公很親敬的。因此，他這一部署，雖然放棄了湖南的軍政大權，但對湖南的局勢，仍有制衡的作用。先生蓋仍以鄉邦父老為念，並為革命前途作一準備也。部署妥當，解職赴滬，那是這一年的十一月，呂苾齋偕行，舟過洞庭，適方夫人靈柩至，呂恐觸先生悲痛，因勿令知，渠但過船一弔而已。事後，先生始知，引為大憾。方先生在處理軍政諸事時，國父兩函先生，囑出兵廣西，平桂亂以靖兩廣之患，使鄰省亦得自治之利。但先生處境亦甚艱難，故未能從命，及先生赴上海，而國父亦因受廣西派軍閥之扼制而至滬上了。先生與國父，時時通信，討論國家大事。自此，對國父之敬益深。（下期續完）

訂閱中外雜誌請撥  
電話七七一二四八〇